

明儒學案卷二十七 南中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重刊

熊榮祖 蕭兆柄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劉秉楨 李真寶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 生甫周歲女奴墮

之眚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

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絰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

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峯欲去孔子王號

變像設爲木主爭之不得黜爲延平推官移浙江提

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
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楊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
卽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登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
聞者服其虛懷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
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郎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
林院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撰青詞京師
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
於上先生贊元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
大學士叅預機務滿攷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

書加少傅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
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不悅先生主
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師分宜之
勢頗絀亾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
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
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
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末命行之四方感動爲
之泣下新鄭以爲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
面折之在朝皆不直新鄭新鄭遂罷穆宗初政舉動

稍不當人心者先生皆爲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
皆不悅而江陵亦意思先生以宮奴爲內主而去先
生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
蔡春臺國熙爲蘇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紲
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亦心動未幾新鄭罷
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
卒贈大師諡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
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
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

丑甲寅爲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歿或去
講壇爲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爲
主盟仍爲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
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
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
陌鄉論雌黃卽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
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
知道此是同護門面之見也

明倫彙編

卷二十一

三

存齋論學語

親親仁民愛物是天理自然非聖人強爲之差等只如人身雖無尺寸之膚不愛然却於頭目腹心重於手足皮毛爪齒漸漸輕遇有急却濡手足焦毛髮以衛腹心頭目故此是自然之理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故親親仁民愛物總言之又只是一個仁愛也。人須自做得主起方不爲物所奪今人富便驕貧便諂者只爲自做主不起。程子云旣思卽是已發故戒謹恐懼人都說是靜不知此乃

是動處也知此則知所用刀矣。爲學只在立志志一放倒百事都做不成且如夜坐讀書若志立得住自不要睡放倒下去便自睡著此非有兩人也志譬如樹根樹根既立纔可加培養百凡問學都是培養底事若根不立即培養無處施耳。凡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心不可放者不是要

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著力世儒乃欲淡居默坐自謂主靜乎。今人見上官甚敬雖匍匐泥雨中不以爲辱及事父兄却反有意情不甘之意利欲薰心故也。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及酒醒後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

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若不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已二字此醒酒方也。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以主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近有以知配天屬氣行配地屬質分而爲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凡地之入載而不陷發行而不窮者孰非氣之所爲乎。默識是主本講學是工夫今人親師友觀書冊等是講學事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而泛然從事口耳必不能有得得亦不能不忘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處言之非欲

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道者器之主器者道之迹以人事言朝廷之上家庭之間許多禮文是器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以草木言許多枝葉花實是器其生生之理是道原不是兩物故只說形而上下不說在上在下也。有言學只力行不必談說性命道德者譬如登萬仞之山必見山頭所在乃有進步處非可瞋目求前也除性命道德行個甚麼。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理但對父則曰孝對君則曰忠其用殊耳故學先治心苟能治心則所謂忠孝時措

而宜矣。人言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然謂之蹊徑則非正路矣由之而行入之愈遠迷之愈深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而漸入窮山空谷之內去國遠矣況能有至于故學須辨路徑路徑既明縱行之不能至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大學絜矩只是一個仁心蓋仁則於人無不愛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故能推己以及之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爲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叅政入爲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卽性習爲善者固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卽性

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
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或以爲氣卽性也偏
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
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徃而必返其中體未嘗
不在如天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愾雨不
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
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
未嘗忘剛卽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

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畱之爲疑惑之
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一語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揚之
說紛紛起廢矣

此處為模糊不清之文字，可能為正文或批註，因圖像品質不佳，無法辨識。